

孙天才 著



親戚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亲 戚

孙天才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 WX17N097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亲戚/孙天才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7. 8

ISBN 978-7-5613-9439-7

I. ①亲… II. ①孙…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83330号

亲 戚 QINQI

孙天才 著

责任编辑 / 尹海宏

责任校对 / 闻 青

封面设计 / 观止堂_未氓

出版发行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710062)

网 址 /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 陕西天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 14

字 数 / 160千

版 次 / 2017年8月第1版

印 次 /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13-9439-7

定 价 / 38.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85307864 85303629 传真: (029)85303879

谁没有亲戚呢？

悲欣交集

——孙天才散文集《亲戚》序

和 谷

天才姓孙，是我近年乐于交结的一位擅写散文的朋友。他在黄河边的大荔乡下长大，十六岁赴省城读书，而后长期供职于铁路行当。天才先前出版的散文集《老家》《福地》《乐游原》我仔细读过，做过拉拉杂杂的眉批。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风追司马》等篇章，令人刮目相看。天才笔下的文字，散发出一种尽心知性、立命事天的人生喟叹。这本《亲戚》，陪我度过了雾霾与澄明并存的冬春交替的日子。

亲戚，谁没有亲戚呢？都有，多寡而已。繁体的亲字，有见字旁，简体少了见字，如这本书的封面，见字迷蒙如泪水或乳汁，想也有让亲情多一点的含义吧。“親”，从辛从木从见。辛，古代用于对奴隶刺字以辨认身份的刑刀，以辛入木；见，情之聚至者也。亲指族内，戚言族外，皆为有血亲和姻亲关系的人。读天才的这些亲戚，我感受更多的是一种伤逝和温情，是一种悲欣交集的生命咏叹。

鲁迅是中国现代乡愁书写的开启者。在鲁迅笔下，有对已逝美好事物的眷恋，更有自我认同的断裂，其《伤逝》诉说的不啻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悲和美交相辉映，充满了中国人的生活史和

艺术史。陶渊明言：“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魏晋时代人生哲学的典型音调，乃人生无常，乐少悲多。《世说新语》的《伤逝篇》，所表达的生命意识是对人生的珍爱和对死亡的忧伤。

孙天才的亲戚话题，读来颇有一种当代文人的伤逝情结。他把生活中的各种纠结矛盾，从情感的角度加以集中浓缩，而且往往与崇高和凄美相联系，使人在生命的苍凉和温情的欢欣中产生同情共感，并以其深刻的艺术感染力，引发人们深层次的审美感受。

他说，我的生命原本是用奶奶的生命换来的。奶奶去了，我却来了。奶奶的忌日是我的生日。老家在湖北竹山，满山都是石头，粮食不够吃，人们就捕蛇吃。奶奶有一双粽子一样大的脚。爷爷去世早，穿黑色绸布衣衫的二爷卖了奶奶。姑姑也像奶奶一样，如一桩粮食一样，被马车拉走了。那时社会动乱，饿死的人像倒下的庄稼，人吃人，人吃人肉包子。在从老潼关到老朝邑的逃荒路上，狗日的狗专咬穿烂的，一家人受尽了“落脸”。住在潼峪口的安泰叔，因胳膊残疾而孤独一生，守着奶奶留下的老院子。桃林寨渡口十里相送，回首亲人们还站在那里，像一排树一样远远地挥着手，大风刮扬着漫天的黄沙。

他说，姥娘是濮阳人。太阳一落下去，姥娘的纺车就在月亮中转起来了。一夜一夜地盘腿纺棉花，那炕台上的煤油灯却从来没有点过。姥娘爱说谜语：一只雁，身上插了八只箭，飞起来嗡嗡叫，歇下来屙个蛋，是那纺花车子。一个小枣，三间屋子盛不了，一开门就往外跑，是灯光。一个官，尾巴戳上天，麦秸垛，它能吃几个，井水咸，它也贪，一口气，能喝干，是烧砖瓦的窑。姥娘活了一百岁，说有生就有死呀，要是人光生不死，这世界就盛不下了。

他说，父亲当队长，故意把猪放到麦地里接受惩罚，为的是给社员立规矩。年轻时是摇楼扬场的庄稼把式，老了在家绑笤帚，让当了干部的儿子拿到外面卖。父亲忍着不死，是在等候儿子。在告

别父亲的瓢泼大雨中，他倒在了老家街巷的泥水中不省人事。日后，他经常当“陪读生”跟母亲去教堂。家有娘，比人强。家有娘，心不慌。

他说，做爆竹的澄城大舅抠啬。到了秋天，大妗子顶着土布手帕，候鸟一样飞到黄河滩捡落花生。大舅的儿女辈因琐事不合，互不上门，甚至在大舅下葬时，姐弟俩穿着孝衣，拿着花圈，蹲在路边等候送葬的队伍。号啕着说“钱难挣，屎难吃”的二舅，却找了个长得像毛阿敏的二妗子，后因风湿病下不了炕。小时候在小姨的怀里吃过奶，为其后辈找工作落下埋怨。在省城一所大学教书的四爸，有一年夹着铺盖卷回来了，端午节里借酒为屈原招魂。城里的亲戚看不起农村的穷亲戚。

他说，表弟留记，在黄河滩的塑料大棚秧瓜苗，有病舍不得花钱治，四十岁出头就死了，扔下两个孩子和一个半病的女人。村里人说，是累死的，也是让钱害死的。悦悦是个苦命的孩子，亲生母亲出走，是妹妹抱养的外甥女。小学毕业不上学了，爷爷失手打了她，回到亲生父亲家，人嫌狗不爱，又回来了。后跟开高架吊车的小伙成婚，刚出生的孩子又患先天性心脏病。朝英叔被迫放弃与高贵的首长女儿的爱情，与包办的村姑种地生孩子，好也罢，不好也罢，也算白头到老，生活了一辈子。小一辈的白发人见了老一辈的白发人，又是几声叹息。

孙天才的散文，有司马之遗风。不溢美，不遮丑，不隐恶，不为亲者讳，不为尊者讳，不为死者讳。他力求使自己的散文回归到生活的本真中去。生命本身的自然本真是最美好的。命比纸薄，立言可使精神生命传之久远。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人到中年以至老年，纯真的童年和好高骛远的青春不再，才会对人生的喜怒哀乐有渐次深切的体悟，才能真正去掂量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当今时代浮躁，物质化、娱乐化风行，孙天才仍在用泣血

的歌唱守护并表达着传统的道德精神。他身上流着农民的血，他基于民间立场的文学眼光，将笔触聚焦于亲戚这个小社会，其所勾勒和呈现的是一个地域乡土社会百年嬗变的缩影，诗意丰沛，有一种阅读的快意与审美的精神力量。他叙说的亲戚谱系，是真实的“这一个”，独特却具有共性，不是拾人牙慧咀嚼后吐出来的饭菜残渣，是无处不在的乡愁和沧桑。

我翻出一本旧书，扉页上写着1993年2月购于海南岛，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当代的精神处境》。书中说，现代化创造的科学技术支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生活境况看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但我们并不安然自得。一种或许是无与伦比的强烈的生命忧惧感，阴魂不散似的盯着现代人，总是挥之不去。我们享有思考的极大自由和名目繁多的思想和见解，但今日谁能指出我们生活的实质？

孙天才的《亲戚》，在你心智活动停滞的状态下，或许不失为谋求新的精神境界的一个耐人寻味的读本。老之将至，时常会感到时不我予，过往如烟。生活秩序无法驱除属于每个人命运一部分的忧惧。“隆隆者绝，赫赫者灭，有若春华，须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

伤逝，还有温情。有限的人生感伤，是与无限自然世界的幽深相关联的。孙天才说了，那些死去的亲戚的灵魂，像窗外的风、声音、月光，那是生与死的重逢，那是悲欣交集的生命之美。

2017年2月于三爻

目录/CONTENTS

我的奶奶	1
我的姥娘	10
姥娘的谜语	17
我的父亲	27
忍着不死	31
得胜有余	38
信念的磐石	44
浇地的哲学	49
我的母亲	53
我的母亲我的神	59
翘首以盼	63
老家门上的“请”字	67
连畔种地	71
因为这头猪	74

两代人	77
春来	81
拾遗	84
走亲戚	88
姑夫	94
她看不起咱农村人	101
姨妈家	105
茂伯	111
大舅	118
大妗子	122
二舅	126
想起兰州的妗子	132
对不起了，姑娘	136
端午节	142
走，看戏去	147
小姨	151
姨夫	156
嗷嗷待哺	161
向往飞翔	164
我的妹妹	168

烤火闲话	174
牛哥相亲	178
茨沟	182
留记之死	188
为生命祈祷	193
几声叹息	201
祝福(后记)	207

我的 奶奶

我的奶奶是哪年哪月哪日生的，我不知道。父亲在世的时候，我曾问过，但他也不知道。不仅如此，当我问到父亲的生日时，他说，奶奶也记不清了，只记得是属小龙的，大概在农历七月，具体哪一天就不知道了。以至于后来我们给父亲过生日，都是拣一个好日子捏出来过的。

虽然我不知道奶奶的生日，但奶奶的忌日令我刻骨铭心，甚至在情感上有了一生的纠结。因为奶奶死的那一天，正好是我生的那一天。奶奶去了，我却来了。我就想，我的生命原来是用奶奶的生命换来的。这个扑朔迷离的世界，多么不可理喻啊！

在我家的堂屋，挂着奶奶的遗像。那遗像是从一张合照中翻拍放大的。合照上有奶奶，有姑姑姑夫，有父亲母亲，有那个叫喜花的表姐，还有刚刚满月，头还直不起来，躺在奶奶怀里的姐姐。父亲做了一个镜框，尺余长宽。奶奶穿着一件黑色带襟衣服，头上戴一顶老式的帽子，四周无檐，下面的裙边绣有暗花，像青铜器皿周边那种纹络。

奶奶的籍贯在何处，也没听父亲说过。爷爷去世早，那时姑姑和父亲还是娃娃。孤儿寡母的相依为命，又住在湖北竹山的一个小山村。那地方满山都是尖棱直角的石头，人们在石头上覆了土，就在那样的土地上种吃的。在父亲的记忆里，那地方竹子多，密密麻麻的，多的还有和竹皮同样颜色的长蛇。粮食不够吃，人们就捕蛇吃，也编了竹笼簸箕什么的四处跑着卖。爷爷那一辈人，有姊妹四个，二爷和

两个老姑是先前就去了陕西的。因爷爷有病在身，又听说山大沟深的有上千里路程要走，就留下来了。奶奶在地里种一点玉米，整天没黑没明地编竹器。

爷爷得的是什么病，最后安葬在何处，父亲没有说过。但父亲说过，爷爷都去世一两年了，二爷怎么突然就来了。二爷对奶奶说，陕西那地方好，一马平川得看不到头，都是水浇地，种啥成啥，见天能吃上白蒸馍……也是想着山里的穷苦，也是想着到了那地方，还不就像是掉进福窝了。就这样，卖了房子卖了地，这娘儿仨就跟着这个穿绸布衣衫的人一路北来了。那大概是日本人正祸害中国的年月，奶奶还年轻，三十岁不到吧。

从老家挂的那张照片上看，奶奶的个子是很高的，脸瘦了点，但那双眼睛是炯炯有神的，端端正正地坐在一条长板凳上，是那种很贤淑干净利落的形象。当然，也裹着一双像粽子一样大的小脚。我是怎么也想不到，在这一家老小背井离乡，翻过了重重大山，眼看着就要到潼关的时候，二爷竟把奶奶卖了。二爷的遗像我见过，长条脸，深眼窝，下巴上有一撮小胡子，正是那种“两腮无肉，寡面无情”的面相呀。说实话，作为一个晚辈，我真不该如此作践我的二爷，但我不能欺骗自己的心，这种阴影犹如恶魔一样，就是这样在我从小到大的记忆中顽固地存在着。

奶奶从一座破庙里出来洗衣服的时候，突然，从背后出来了几个男人。那些山人粗野呀，竟用粗布塞了奶奶的嘴，用绳子捆了奶奶的手脚，奶奶像一桩粮食一样，就那样被那些山人抬走了。二爷拉着姑姑和父亲还到那河边看了，衣服散乱在那里，人却没有了。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丧着说，奶奶不小心掉进了河里，淹死了……

那时，姑姑的个子刚高过锅台，就给二爷家做饭了。父亲的手

刚能够着把手，就给二爷家犁地了。二爷家有三十亩坡地，在村子的西南角，那地方临着一个废弃的烧砖瓦的窑场。那时，社会混乱，风雨也不调顺，人们总是缺吃的。在一次做饭的时候，姑姑趁着屋里没人，就掰开一个馒头夹了辣子蹲在墙角吃。不料，这样的“偷窃”被二奶发现了。这二奶也是生气呀，想着自己有六七个娃娃，生生地又添了这样两张嘴，又像猫儿一样地偷着吃喝，就让姑姑又做了一碗油泼辣子，辣子还在油里滋滋地响着，就逼着姑姑把那碗沸腾的辣子水喝了下去。从此，姑姑说话的声音就像蚊子叫一样，几乎废成了一个哑巴。直到现在，一想起二奶手中举着的那根擀面棍，一想起姑姑一生说话都像是掐着喉咙往外挤的丝丝悠悠的声音，我的心还是如凛冽寒风中的树叶一样，是那样剧烈地颤抖着，甚至是惊惧着。如果事情到此为止，我还是想原谅我的二奶。因为在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去潼关处理奶奶的丧事了，是我的姥娘和二奶在母亲的身边，把我迎接到了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后面接连发生的事情，我会觉得这或许只是一个女人在当时生活压力下对生命尊严的一次偶然失手。但谁又能想到，这件事才过了几天，有一天夜里，姑姑在炕上纺棉花，纺着纺着就睡着了。姑姑这边的纺花车一停，二奶那边就跳起来，手里攥着一截井绳撵过来在姑姑身上抽打。忍受不住这样一遍一遍的肆虐，年轻的姑姑跑了。但当姑姑被死拉活拽地找回来的时候，二爷家的门口停了一挂马车，姑姑也如奶奶一样，也如一桩粮食一样，就那样被那挂该死的马车带走了……

喊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在那片昏暗的天地中，就只有父亲孑然一身，寄人屋檐了。一到冬天，父亲衣服上的棉絮一片一片地掉出来，村里人都叫他“白绵羊”。晚上睡觉也是，一个人蜷缩在牛马棚边的一片柴草房里。人家的孩子有白米细面享用着，父亲却只

能啃那硬如石头的黑窝窝头了。有一次，正是吃饭的时候，也可能是父亲多吃了几口吧，二爷就翻着眼皮，瞪着眼睛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像……当时，父亲已十一二岁了，那样的中伤怎能让一个懂事的孩子受得了，父亲也拧着脖子，瞪着眼睛还嘴了。而这样的以眼还眼，以嘴还嘴，惹得二爷大动肝火。是的，那是一种不对称的生命的抵牾，那是一种“翻了天”的晚辈对长辈的冒犯，那还了得。我的二爷呀，他一把操起了一个瓷盆一样的老碗，劈头盖脸地就砸在了父亲的头上。那道长长的伤痕是一个孩子在昂起头颅捍卫自己的人格时所留下的纪念，那种永远的纪念我在小时候还不止一次地抚摸过……

奶奶被卖的那户人家，原来生活也殷实，有一院房子，石头砌的台阶，门和门槛都是高高的，门前还有一棵粗大的核桃树。在这深山老林中，能有这样的条件也算是出人头地的。那时，人们还不知道那地方有黄金，这家人是靠着祖辈做贩盐生意而富有的。那男人前面娶过一房女人，可那女人命短，扔下两个儿子就撒手人寰了。一个男人带着两个孩子，要吃吃不上，要穿穿不上。加之中道丧妻，一苦闷就酗酒，一酗酒就烂醉如泥，人不人，家不家，那男人就那样一直单身过活着。

从竹山到漫川到洛南，又沿着潼河的流水出了山，一路上跋涉了那么多天，大人孩子的腿都走肿了，可能背篓里的银两也所剩不多了。正是在这个时候，二爷碰上了这个男人。这男人拆了半边院子卖了，把钱交给二爷就换取了奶奶。奶奶到这个家庭的时候，后面的上房和一边的厦房还完整着，前面的门房和另一边的厦房被拆得乱糟糟的，半半拉拉的墙还在，木料和砖瓦都被人拉走了。一个女人活活被卖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又遭受了这样惊心动魄的惊吓，奶奶开始不

吃不喝，脸也不洗，披头散发，整天一门心思惦念着孩子的下落。后来，也一度寻死觅活的，要上吊，要跳河……这男人可怜奶奶，也是想着这个家再也经不起折腾了，就答应着到山外面去找两个孩子。如果找到了，就接过来一同过活。奶奶想着，不管是死是活，只要骨肉能团聚在一起，就算是谢天谢地的好生活了。

姑姑是被卖到北山给人做童养媳的。那地方水土硬，人们身上总是长了很大的疙瘩。姑夫脖子上似乎也有疙瘩，但姑夫个子高，加之平时总系着围巾，所以是不会轻易被看见的。姑姑到这山里时间不长，在路边捡了一个孩子。那女孩用布包裹着，在山前的小路边哇哇地哭。姑姑可怜这孩子的不幸，也是可怜自己的遭遇，想着那怎么也是一条命呀，就抱回来抚养了。那孩子就是我可怜的喜花姐，到死都不知道自己的亲爹娘是谁。

奶奶的男人是先打听到父亲的姑姑家，找到了父亲，又去北山找到了姑姑。一听说是老潼关那边来的人，姑夫就说老潼关好，紧邻着黄河滩，不发水的时候，河滩里种什么都长，比这鸟都不拉屎的地方不知要好到哪里去了，他的哥哥一家早几年就是逃荒去了那边的。就这样，一个为寻兄，一个为寻母，也是为了逃离生活的苦焦，一家人肩挑手提地就奔潼关而去了。姑夫的一家和兄长的一家在西城门外挤着住，父亲也就和奶奶生活在一起了。

那男人开始也喜欢父亲，经常带着三个半大的孩子在南山里打猎、撵兔、掏鸟窝。后来，奶奶又有了一个男孩，取名叫安泰。那孩子生下来就半残着，胳膊总是伸展不开，就那样蜷曲着。也是孩子多了，也是日子过得紧巴，加之有一年过年，那男人领着孩子们在外面放炮，有一枚炮哑了半天，可当他捡起来放在眼睛上看的时候，那炮却突然就炸响了……也是觉得倒霉和闹心吧，那男人的脾气越来越坏